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258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巴山农家的烟火

□成都谷子丰

我的老家在大巴山深处的小山村。鸡叫头遍的时候,屋内还是黑黢黢的。母亲从枕边摸出火柴,点亮煤油灯,穿戴好之后端着煤油灯到灶房生火做饭。

我将牛赶到山上后,山坳里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已开始冒出青烟,静置的乡村画布便动了起来。因为是大山里,所以太阳比我起得还晚。晚起的太阳终于打着哈欠在山顶露出了头,喷出的光芒从对面马坪村慢慢铺过来,照绿了山林、染黄了稻田、涂抹了蓝天白云,给乡野水墨画上了色彩。

灶房里有嵌着三口铁锅的灶台,一个碗柜,一张案板,几口大小不一的坛子。母亲在案板上切菜,见我从坡里回来,头也不回地开始给我安排活儿:把中锅火退哒,莫把饭烧焦了;把大锅的火爨起煮猪食子。先爨边锅的火,准备炒菜了。

如果用猪板油或者肥肉片煎熬炒菜时,我就会围着锅边的灶台转悠,寻找最有利的位置观察油中肥肉的变化。当时的我个子矮,只能踮着脚,费力地将脖子向前伸,一双眼睛往锅里瞟。我看见肥肉片在锅铲的摁压下越来越薄,开始卷曲,并在高温中变得金黄金黄的。

闻着锅里飘出来的香味,嘴里念叨着“我要吃油渣儿”。有时候母亲会不耐烦,一巴掌拍在我额头上,叫我滚过去莫挡路。可今天我对油渣儿不那么上心,因为从坡上回来的时候,路过苞谷地我顺便掰了一根嫩苞谷。

我在灶膛前的柴堆里挑选细长的木柴棍,串上苞谷,然后伸进灶膛翻烤着。我一边添柴一边小心烤着苞谷。母亲也注意到我的动静,“在烧苞谷蛮?来把油渣儿端过去吃,顺便去喊爷爷婆婆回来吃饭。”

南京太平门外,有水浩淼泓澄而汇于钟山之阴者,玄武湖也。湖之东南涯,新葺二百三十丈栈道,远观山水交汇,蜿蜒如带。甲辰盛夏,登央视《大美中国》,新晋网红景观也。

午后卸却俗务,颇得机缘,自百子亭东行,穿解放门,越鸡鸣寺,过南京市府,至湖口检阅厅,栈道南端也。

明代此湖称后湖,佳丽江山到处同,惟有后湖乃称最。黄册库隐于湖心洲,不容人之窥伺,进出此皇家禁地,必经检阅厅。

自检阅厅拾级而下,水国微茫路不分,红香引入白云深。栈道宽九尺,木质朱颜。道旁风蒲猎猎,水波不兴,翠绿盈池,青盖满塘。其茎茄,其叶遽,其华菡萏。荷叶田田,朱公自清喻之亭亭舞裙。藕花无数满汀州,近处羞涩,远处袅娜,可远观而不可褻玩焉。

东望钟山,可见天文台。西望高楼雉堞,可见玄武门。南看岸边杨柳,蓊蓊郁郁。北观泛艇往来莲叶间,若水中之凫。

玄武湖栈道记

□南京汤年华

蹭课

□南京刘桂芹

每年七月初,区里都会组织教师培训,今年的暑期培训在我们学校搞。各班报名都很火爆,因名额有限,很多学校主推年轻教师出来学习。近水楼台,我决定“蹭”班“蹭”课,在出门旅行前充电蓄力赋能。因为是“蹭”,所以全副武装戴口罩,格外低调。

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各科大咖云集我校。我重点关注数学专业,选择性地学习非专业。比如听南京大学吕林海教授的《数字化时代对人类思维方式及交流方式的转变。提出要让数字技术成为教学支持,注重学生创新思维和信息素养的培育,培养学生“主体性”和未来学习者的核心素养。

下午听了特级教师王凌带来的《小学数学教学的算理与表达》专题讲座。教学中很多老师过于重视算法,对算理关注不够。我长期教高年级,“法”上重复多,“理”上不清晰。王凌老师结合具体案例详细阐述理解算理的方法。明晰算理,优化算法。有理论有实操,高屋建瓴的分享让我醍醐灌顶,打通了整个数域世界计算教学的壁垒。

次日上午听新晋特级老师陈馨的《深耕项目研究赋能教师成长》讲座。“认”出我来,陈馨老师大感意外,刘特还来听啊?我边说向您学习边回应全体学员疑惑的目光,谁说特级就不能来学习了?学习和年龄无关。

从年轻特级教师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例

待爷爷婆婆回来时,火塘旁的饭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

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商量着这一天的活计。灶房里灶台上的大锅里煮着猪食,传来噗噗的声音,房顶上的烟囱仍在飘着青烟。饭碗里的菜,是豆豉炒腊肉,还伴有小野葱,吃着很香,但总觉得心欠欠的……哦豁!我的烧苞谷!

二

灶房一般都挨着烤火房。烤火房里一角,掘三尺见方以作火塘,暖寒冬腊月,倾人间细语。

在寒冬腊月的雨雪天里,有客来访。客人坐在火塘边的条凳上,主人家端茶递烟。因道路泥泞不堪,客人用力地在火塘条石边沿刮蹭鞋底的泥巴。然后喝一口茶,夹一块火红的木炭点上烟,手肘搭在膝盖上,烤着手掌,不时搓一搓。看到火塘上方挂满的腊肉,免不了了一阵惊叹:哼(h ē ng,这里读一声,表示惊叹)——娘瓜喃(表示惊叹,川东方言,“我的娘呢”的意思)!你们好能干哦,这么多肉喃。

主人家笑着说些谦辞,哪怕我还小,我也能听得出来那些话里无不充满着自豪。

久经烟火的腊肉,此时正在悬挂于火塘中的铁罐里炖着。从噗噗声中冒出的热空气能闻得到腊肉、柏丫、干蕨菜、干竹笋、干豆角混合的香味。外面雨雪交加、寒气逼人,屋内温暖闲适、腊肉飘香。

有肉岂能无酒?一壶小作坊酿造的苞谷酒,加入两块冰糖、三片陈皮,在炭火上温至滚烫,喝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热气腾腾的小火锅、醉人的酒香、温暖的疙兜火与醉说丰年的话语,都在告诉我快要过年了。而每每这个时节,母亲总是叮嘱我莫扯经,要听话,父亲年底回来会给我买新衣服。

山光接水光,凭栏菱荷香。香远益清者,玄武红莲、大酒锦、千瓣莲、龙飞、三色莲、红台莲诸品也,花色百变,花样繁多。荷叶之清香,荷花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

昨夜雨过荷塘,珠聚荷盘泻清波。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仲夏初,可观并蒂莲,茎秆一枝,花开两朵,同根共生,荷之极品。寓喜庆吉兆,百年好合。

正是荷花开满池,便是人间好时节。置身其中,如脱笼之鹄。时遇游者,步态闲适,三五徐行,或拍照,或摄影,或独行,或嬉戏,此花此叶常相映,皆喜形于色,笑语盈盈。绿荷卷舒,罗裙开合,芙蓉向脸两边开,似与游者相乐。

栈道之北端,近太阳宫。时值正午,阳光如火,轻汗微微,不亦乐乎。

某叹曰:玄武湖栈道,乃金陵之夏。凡游金陵而不至玄武湖,不行栈道,不爱红蕖影,则与未始游者无异。

如对教育教学的热忱和独到的见解。多年以来一直都是我去给别人讲,持续输出中,感觉被掏空。今天我当听众做观众,和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学员一起虚心聆听,积极互动。幸福汨汨流淌,喜悦遍布全身。窗外蝉鸣声声,室内快乐满当,学习是“安静的丰富”,也是“稳稳的幸福”。

下午开讲的是和我同年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南京的老特级胡存宏。对于我的到来,胡特和全体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胡特的讲座朴实无华,全程没有课件和视频,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加引人入胜的讲解。朴素更见真功夫,精彩尽在吾心中!一张思维导图结构化板书勾连起学科本身、学科与学科、学科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干货满满。

我还顺便“蹭”了音乐、美术课。作为数学老师,听音乐美术对我的专业课没有直接帮助,但有间接影响。中央音乐学院林松涛老师《体验式歌唱教学》的讲座令我如痴如醉。尽情一展歌喉,享受音乐,美化人生。徐少涵老师的体态律动主题培训让我情不自禁跟着律动扭动身躯。丁丰老师的美术课激发我重拾画笔挥毫山水的创作热情。还想听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刘星老师的陶艺课和宋美扶老师的民族舞蹈课,因时间冲突,分身乏术。

每一次学习都辛勤结茧,每一次碰撞都经历蜕变,每一次蜕变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空。学海无涯,研以致远。

买笔

□南京赵培龙

至今不医剪报癖

□南京吉卫明

每当生活中有所感有所悟,我便有动笔写作的冲动。现在的写作习惯是,构思打腹稿,然后纸上写出草稿,修改基本成型后读入手机形成文本,再在手机上简单修改,之后传到电脑上做成word文件,经过多次修改润色,定稿后发给相应的报刊编辑。

日前,看到阳台上五颜六色的太阳花盛开,写作冲动油然而生。构思打好腹稿后,开始动笔写作,没想到写了一半,笔中没墨了;再换一支,发现没有笔芯。平时不在意,现在两个笔筒中,居然没有一支可用之笔,满以为退休前积攒下的一堆笔,可以用个十年,没想到两年工夫就告罄。好在几天前收到《当代》杂志社寄来的“49周年纪念版”纪念品,其中,就有吸水笔一支、墨水一小瓶,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得买笔了。说实话,这是我40多年来,真正第一次为自己买笔,因为这么多年来手边从未缺过笔。当年上军校是供给制学员,学习用品一应俱全,每门新课教研室都有教学用品专包,到毕业时我积攒下的签字笔和吸水笔有20多支,特别是吸水笔很耐用,稍事爱惜一点一支能用几年。毕业分配到单位,先是从事技术工作,平时除了写信和一点小文章,笔用得并不多。及至调入机关,笔、纸和墨水作为消耗品,随时可以报领。我先后在军地机关工作多年,每调整一个岗位,笔、笔记本和文件袋都会积攒一大堆,这些东西绝大多数是学习、培训和开会时主办方准备的。退休前收拾办公室,柜子里各式文件袋和大小不一的笔记本一大摞,各种粗细不等的签字笔、笔芯50多支。三年下来,多数笔流畅好用,但也有一些不敢恭维,有的写到一半不出水,还有的干脆写不出来,或许是放置时间长了的缘故吧。当时不觉得,如今想来,40多年实现用笔自由还是充满着幸福感的。

好在,只天把工夫,10支签字笔、30支笔芯就到了货。虽然外观一般化,但书写起来还蛮流畅。现在的我晴耕雨读,种菜养花玩乐器练字刷机之余,时不时写点小文章,与笔为伴,退休生活多彩多姿充实快乐。

回顾在企业党办工作的日子,每天从收发室捧回一摞报纸,中央级大报、省级大报、市级大报和行业报,看不完。看报纸是工作修炼,同时也派出剪报纸这个癖好。

我每天都剪报纸。办公室的门开着,除了各车间的人会来取《简报》和学习材料,门外过往的有好奇心的人会朝我办公室里张望。好奇心控制了双脚的,便进门来看我剪,其中人事科的副科长有趣,问我剪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我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他嘴里说着:“也是。”却摇摇头走了,分明是内心里表示难以理解。来看我的人可分为两派,一派说可惜了好好的那么多张报纸;另一派的观点,说搞理论的,不捣鼓报纸捣鼓什么?最好玩的是,一位资格老气性又大的同志,见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就打小报告。一天,党委书记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大概静观了一会儿了,于是轻声问:“找到什么好素材了吗?”我答:“嗯,都是好的学习资料和宣传资料,随时都能够用上。”书记又问:“用于会议的报纸备下了吗?”我答:“请书记放心,我会随时送到。”书记说:“好。”

我剪的报纸,有《人民日报》的散文和《今日谈》的小文章,《中国青年报》的杂文,《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杂文、散文,还有《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和《中国妇女报》《杂文报》以及行业报、都市报上的文章待剪。可以想见,每次一开剪,地下被剪残的报纸会铺成什么样。

我隔壁办公室的一位老总时而来凑热闹,他收集的资料全是养生的。退休若干年后,偶然一次见面,他和我开玩笑:“没有报纸剪了,手痒不痒?”我说我一直在剪,他还不相信呢。

我没骗他,退休后,自己订了报纸。朋友送我几本收集报纸的夹子,但,我还是要剪,报纸上有自己的文章,就收一份在集报夹里,同时,再买一份剪下来,贴到大本子里。妻子觉得奇怪,问为什么还要剪。我说:“你不懂。这能是一样的感觉吗?”她认为多此一举,说:“烦不烦?”我告诉她我不烦,而且很快乐。我除了剪自己的文章,见了别人的好文章,也要剪下来,分别用不同的本子贴起来。现在没有过去剪报纸那样“嗨”了,因为报纸少。不过并不妨事,我会到单位的党政工团各个部门去寻一些报纸来剪,贴完了,心里面好像解决了一件多大的事一样,周身通泰。多少年下来,剪贴本渐渐成摞了,就有了在岗那时的意思,仿佛我的文字千军万马又重新集结了,只待我的一声号令。妻子又说:“你的那么多书来不及看,又捣鼓出这许多。”我只当没听见。

一天,门口有收报纸的吆喝声,妻子把多余的报纸卖掉了,隔了许多天,我忽然发现一摞剪贴没有了,急问妻子看到没有。她说卖掉了,又说:“贴你文章的本子没卖。”听得我立马没了脾气。